

最后的献花人

王安詰

王安詰,2000年生于河北唐山,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,作品见《特区文学》等

开课还落个清闲,也该享受生活了,多去校园里看看花吧。”他只好这么说。

下课铃大作,教室开始泄洪。“也好,先去欣赏雨辰栽的花。”戴老师挺身站起,顺势把保温杯和讲义塞到林雨辰怀里,林雨辰也凭肌肉记忆稳稳接住。“五一帮我约间教室,我打算把《导论》讲成最后一堂公开课,讲完就推着你师母的轮椅去游山玩水,回她支教过的山区走一走。”

林雨辰听后身子一软,竟觉得步子有些跟不上戴老师了。

二

三月的风一起,各色郁金香便乒乒乓乓开满校园。温度升到四月底,唯有行政楼前花坛里的郁金香挺拔如初,引人驻足,平视为林,俯拍成海。只有林雨辰知道,那花看似在地生根,实则是一盆一盆的,表面略施浮土,即可虚构一种总体性。

种花不是本职工作,但作为保卫部新来的年轻人,总该有“锻炼锻炼”的自觉。何况领导把学校的门面交到他手里,让本就光荣的体力劳动更是光荣得难以言表。他也抓住机会,用一片花海转正拿编,惹得那些保研的同学都来艳羡。

戴老师年轻时就喜欢郁金香,林雨辰种花的时候多少有点以公谋私的心态。戴老师背着手边走边调侃:“不愧是雨辰,花都带编。”

“盆可不带编啊,我的戴老师。”林雨辰苦笑一声,“这地方不许有蔫花,发现了拎盆就换,为此我在温室里种了第三批花期错开的,都在眼巴巴等着位置空出来呢。”

“好一个非‘生’即走啊!”戴老师鼓掌大笑的样子让林雨辰想起那张著名照片《乔的笑》,但笑容转瞬即逝,“你是否想过,让花扎根厚土,它才能安心授粉,才能一代接一代自然繁殖。”

林雨辰连连点头,冲着行政楼把手一挥,做出“请”的姿势:“您说得可太在理了,应该让领导也听听。”

“一肚子坏水!”戴老师一掌拍在他背上,“我又不是什么大教授,谁听我的。”

戴老师直到退休还是讲师。30多岁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,戴老师尚可以“青年教师”的头衔列席于教授、副教授之后,毕竟都是这样过来的。但如今再称“中年教师”“老年教师”实在欲盖弥彰,只称“教师”又有一种缺靴缺帽的诡异。于是戴老师再没收到过会议邀请,索性一门心思扑在学术上。自前年送走了最后一位肯报他的硕士生,戴老师来到学校就直奔那三尺讲台了。知足吧戴老师,林雨辰暗想,要不是“老人老政策”,还讲课呢,饭碗都没了。

“也别非‘生’即走了,非‘生’即转吧。”戴老师见雨辰没接话,转身慢慢朝家属院踱

步而去,“有空给我家搬两盆淘汰的花,你师母在你这个年纪就喜欢郁金香了,她说郁金香代表了无尽的爱。”

林雨辰感觉心脏又被紧紧地攥了一下。

三

戴昌黎在假期第四天才踏进教室。他知道,各岗位都放了假,申请这间教室想必费了雨辰好一番功夫,他应该感动。但他也明白,青年节的青年也去游山玩水了,他会对着空教室自我感动。好一个悲壮的谢幕。

但他的心理建设都白做了。40组桌椅,每桌摆放一盆郁金香,蔫得东倒西歪,像是早八睡成一片的学生,煞是可爱。门窗四敞,暖风灌入,布帘飞舞,花朵时不时换个睡姿。林雨辰坐在花丛中,架着一台摄影机对他笑。戴昌黎想到了“如坐春风”这个词,想到了学生时代的自己。他觉得林雨辰笑起来和那时的他是那么像。

好,同学们,醒一醒。戴昌黎拧开他那伤痕累累的保温杯,轻啜一口。满满一杯水,已经凉透了。凉透了才好。

祖国的花朵,要珍惜坐在教室里的机会啊。

戴昌黎在过道中徐徐踱步,逢盆便浇水少许,时不时跳出一颗饱满的枸杞子,红彤彤地卧在泥土里。

都说人文学是无用之大用,但我不想以“大用”去吊着你们,对于普通人而言,它就是无用。我们不从事社会生产,我们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弱者,我们靠着对知识传承的相信维系我们知识创造的动力,我们靠相信活着……

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,花浇遍了,杯也空了。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五月的鲜花



五月的鲜花

李仲原

正午时醒来
在某个陌生的热带小城市

夏季顶峰时期
宿醉后
空着肚子
前夜的音乐没有停止
在纯净的湖里游泳

“房子是粉色
百叶窗是蓝色
屋顶覆着橙色的瓦片
街道上的石板路反射出蓝色
山脊则是一道粉红”

一头扎进湖里
透明的湖水浸入眼球
一眼看到琴酒色的湖底
不知名疯长的植物摇曳
是每个人心中的水晶球

突然抬头拾出水面
美丽的身体和金光绚烂的天空
如波光粼粼的湖面般闪耀
他感觉自己是一名爵士乐手

李仲原,1998年出生于内蒙古,电影行业从业者。策划电影放映和电子乐派对



一

林雨辰一路打着喷嚏,推门走进教室。讲课声猛地停下,像被门挤了。学生们望向他,花粉过敏让他身上的保安制服威风骤减,但腔调还是要拿捏住的——没有表情,没有语气,不怒自威。

“谁未经审批占用教室了,出来。”

他万万没想到转过身来望向他的老人是戴昌黎。这罪过大了——戴老师是他的本科论文导师。林雨辰本科毕业后成功在母校争到了保卫部的岗位,也被人叫做林老师了,和戴老师勉强算是同事了,按他的规划,有朝一日兴许还能当上学校干部。尽管如此,这层师生关系就像他的身份证号,不管户口怎么迁,开头的家乡代码都不会变。

他知道整这一出一定顶撞了戴老师的倔脾气,于是急中生智,一捏鼻子连打三个喷嚏,暗中夸大后坐力,顺势退避出门,准备开溜。可谁承想,戴老师毫无愠色,当着学生的面,顺从地随他出了门,叫了他一声林老师。戴老师比他矮一头,头顶的银发一丝不苟梳向两边,两手背在身后,左手卷握一本自印讲义,右手托一只保温杯,并不直视他。

林雨辰感到脊背一阵发凉。“戴老师,您折煞我了,还是叫我雨辰吧。”林雨辰连忙扶戴老师到走廊长椅坐定,“这么着,您在这儿签个字,我把手续替您补办了,这教室您就随便用了。”

“不必,这是学生的自习教室,临时借用,添麻烦了。”戴老师的咬字没有林雨辰记忆中那种铿锵的外壳了,里面温文尔雅的夹心流淌出来,“这学期没人选我的课了,我就是闲时来找找讲课的感觉。”

“我说什么来着戴老师,您对学生严格,我很受益,但咱们打分也可以手松一点。您那么较真,影响他们奔前程,伤了和气,破坏了团结,工作就不好开展了呀……”林雨辰边说边比画,正来劲呢,猛然发觉戴老师正笑眯眯地望着他,像是在给他的话做文本细读,并得出了什么可笑的结论。

“你说得对,现在权力在学生手里,得哄着啊。”戴老师笑着拍了拍林雨辰的肩,“《人文学导论》我讲了20年,学生却觉得‘事多分低没啥用’。这是我退休前最后一个学期,以后想打高分也没机会咯!”

林雨辰突然发现,最难安慰的不是年轻人的眼泪,而是老人的笑容。“戴老师,不

毕业后的第五个春天,我把家搬到地铁站附近,60平的一居室变成了30平不到的小开间。起居面积缩水,但世界有所扩大,我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
费了些时间清除墙角的霉斑和旧家具的气味,购入自动咖啡机、沙发床,以及一台音质过得去的智能播放器。没地方摆唱片,但有足够大的硬盘存储无损音频,按照风格和出版年份,我把海量的资源各归其位,添加封面,修修剪剪,从中体会到难以言明的乐趣。此外,我还养了一只猫。实际上是被骗了。前同事说她要换房子,托我帮忙喂养,谁知她很快离职回了老家,就此失联。我给弃猫取名蒙克,是我最喜欢的钢琴手的名字。蒙克不挑食,也不排斥吵闹的音乐,唯一喜好是蹲在窗前看小区里的野花和小鸟。我有时觉得蒙克很孤独,有时又觉得它自得其乐。

许久不联系的房娜约我见面,是双方父母的主意。作为同窗,我和房娜同时逃离家乡,来到国内最大的城市念书、工作,但都没有碰到过哪怕最小的运气。我们的父母是同事也是朋友,他们一致认为,我和房娜不该单打独斗。毕竟我俩年龄都不小了。在他们眼里,我们正在挥霍谈婚论嫁的本钱,总有一天会丧失掉对异性的吸引力。这种想法错得离谱。据我所知,房娜有固定的Dating对象,年纪有大有小。他们不大可能步入婚姻,但会相互陪伴度过一些乏味的日子。而我忙于接活挣钱,仅有的空闲时间,都用来和家里的智能播放器打交道。

房娜会很穿衣服,针对不同场合,呈现气质迥异的妆容,至少在朋友圈是这样。相比之下,我这个所谓的设计师显得过于潦草,总是衬衫加西裤。见面这天晚上,房娜裹一面格纹头巾,身穿色彩斑斓的连衣裙,远远看去像一棵灿烂的桃树。我提议挪到靠窗位置,视野好,能看夜景。房娜反对,这个时候,屋里的人恐怕才是夜景。我们分头扫码,点了自己爱吃的东西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各自的状态。房娜放下手机说,你很擅长迟到。我说,设计师不打卡,平时懒散惯了。房娜说,气



人是吧?——记得上次见面,大概十来年前吧,房娜在同学聚会上说过相同的话,就好像还是昨天。房娜是我的初中同学。也就是说,我们掌握着对方某段人生的秘密。那时的房娜话少,成绩优异,虽然有点冷漠,但很受班上男生的欢迎。房娜的梦想是出国,大家还在啃课本的时候,她已经偷偷学了新概念和朗读,所以没时间和任何人闲扯。至于那时候的我,只能用一无是处来形容,如果哪天我消失了,都不会有人发现。有一次班里组织集体看电影,我迟到了,房娜一个人留下,负责在公交站等我。那天刮着大风,房娜用围脖遮住半张脸,厚厚的齐头短发被横冲直撞的风掀起,露出瘦窄的额头。我说,对不住,耽误你看电影了。房娜说,那种电影,看了也是浪费生命。说完转过身,悄无声息地走在前面,像一个远去的旅人。房娜问我做什么工作。我说,刚才说了,做设计。房娜让我展开说说。我说,怎么说呢,就是把模糊的理念具体化、视觉化。房娜眨着眼睛,不知是没

波尔卡圆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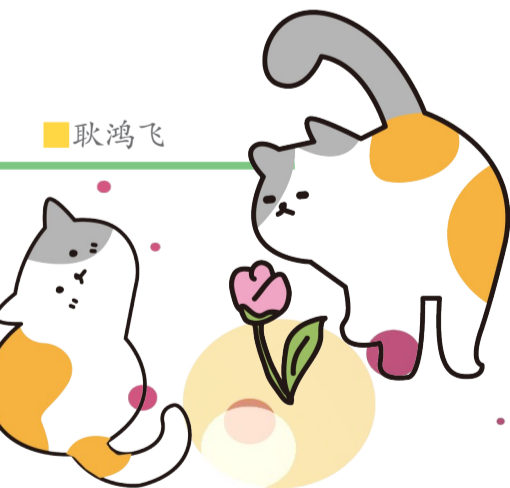
耿鸿飞

耿鸿飞,1990年生,河北保定人。编辑,写作者。作品散见于《西湖》《青春》等刊

理解,还是刻意表现出对我很感兴趣,总之,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这天晚上,房娜问了我很多问题,我有回答了,有的只想埋在心里。比如她问我,如果你的爱人对猫毛过敏,你会不会主动把猫丢掉?吃完饭已是10点。我答应房娜,到家后拍蒙克的照片给她看。打开家门,看到蒙克向我跑来的那一刻,我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仔细地洗完澡,把头吹干后躺进沙发床里,喊了一声比尔·埃文斯,就像在呼唤一个老朋友的名字,“Skating in Central Park”浅浅地递到我的耳边,很快我便睡着了。

不久之前,我接到一个给市集活动做设计的私活,这两天拿到尾款的同时,还收到了主办方来函。他们邀请我以嘉宾身份赴宁,报酬还算可观。市集位于农场腹地。我见识了网友们说的金陵花海,高高低低的花冠如同麦浪涌来。但我实在怕热,在房间坐了好一会儿,汗才退去,没干透的部位隐隐发凉。我像个上了年纪的人,一觉睡到晚上,直到房娜发微信把我叫醒。她问我,怎么还不发蒙克的照片,该不会是忘了吧。我从手机里挑了一张,发给对方。房娜回复:你这个人不老实,照片里明明是白天。

这次出门,我给蒙克准备了吐粮机和充足的水,即便一周没人照顾,蒙克也能安然度过。我打开App,链接家里的摄像头。加载之后,黑糊糊的视频跳到眼前。我调整角度,巡视一遍家里,蒙克守在吐粮机旁边,扭头看着摄像头,两只眼睛发出饥饿的绿光。放大一看,吐粮机下面的碗是空的。我尝试手动吐粮,碗里依然空空如也。我忘了给机器添粮。蒙克饿了一天,而我过两天才能回家。正想着,突然收到房娜的留言:记得给我拍蒙克的照片。我赶紧说:朋友,帮我个忙。



我约了车。黑暗中,房娜化身为手机地图上一点孤独的小点,从四环外慢慢游向城市的中心,继而折向东南,一点点靠近目的地。在我的提示下,房娜从水门里摸到钥匙。接着,门被打开,视频中出现穿着白色连帽卫衣的女孩,她把自己裹得很紧,仿佛走了很远的路。房娜扭开昏暗的壁灯,来到摄像头下面,冲我挥了挥手,她好像瘦了一圈,有点初中时候的样子。我想看清房娜的脸,但觉得这样做是一种冒犯,于是关闭摄像头,拨通了她的手机。

房娜说,你的猫没事。我说,谢谢啊。房娜说,是吐粮机卡粮了。我说,谢谢你,回去请你吃饭。房娜说,没想到我和它第一次是这样见面的。安顿好蒙克,房娜说她有点困,问我冰箱里有

没有饮料。我说,没有饮料,你可以做咖啡喝,在电脑桌后面。

房娜又问我,能否借沙发一用?我说当然可以。不知怎地,我俩的对话,突然唤醒了沙发旁边的智能播放器。手机那头传来了汉克·莫布利的“The Best Things in Life Are Free”,音符很快像深夜的花香一样挤满狭小的房间。

房娜喝了一口热咖啡,说,来,谈谈你的音乐吧。我猜她已经坐在沙发上,因为她的声音放松了一些。汉克·莫布利,被乐评家称为次高音萨克斯界的中量级冠军,他的演奏风格比较特别,介于冷爵士和硬波普之间,我认真说道。房娜顿了顿,挺有意思,然后把剩下的咖啡灌进喉咙,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。

嗯……莫布利很有天分,我继续说道,但仅此于此。无论他怎么证明自己,也不会成为像斯坦·盖茨或切特·贝克那样的巨星,更无法成为约翰·科川那样的大师。

房娜嗯了一声,声音有些微弱。她说,可是,这些曲子听着明明都差不多的,为什么要一直听?我又对此解释了一番。但不重要了,房娜蜷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她可能真的很疲惫。我小心翼翼打开摄像头,吃饱喝足的蒙克也睡了,在房娜脚边,团成一个紧致的毛球,身体有节奏地起伏着。

第三天晚上,我回到家,快步走向沙发,瞥见旁边猫碗里的水依然清澈,想到房娜可能换过。我抱起睡眼惺忪的蒙克,它吧唧几下嘴转醒。这时,外面突然传来电梯门关闭的声音,蒙克一脚蹬向我的胸口,朝门外冲去。我愣住了,重新穿鞋,锁上门,拿出手机,给房娜发消息说了推迟吃饭的事情。

那天晚上,我找了很久都没看见蒙克。后来我在小区里贴了寻猫启事,半个月过去了,没接到任何电话。因为忙于找猫,我也没再约房娜吃饭。有一天我点开朋友圈,看到了房娜刚发的照片,一捧精心搭配的鲜花,配的文字是surprise。我站在窗前望去,蒙克经常望的应该正好是斜前方那片野花,黄色的花蕊被包裹在浅紫色的花瓣中,微微颤动。我打算去那边找找看。